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八月癸亥詔太皇太后遇南郊坤成興龍節推恩親屬恩數臨時請旨

乙丑詔按察司所至官有才能顯著者保明以聞

丙寅刑部言敕令格式有更造春秋都省付下者并先

下條並準式雕印限四月十月須畢其已須者歲以二月八月録目行下從之

丁卯翰林學士兼侍讀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朝奉郎吏部郎中曾肇朝請郎禮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職事官有兼職自此始兼職始此據林希傳當考承議郎蘇轍為校書郎朝奉郎直集賢院權發遣鳳翔府范育為直龍圖閣知秦州通議大夫知鄧州賈昌衡提舉鴻慶宫　詔朔望皇帝御前殿合赴起居官次日赴延和殿垂簾起居

從御史中丞黄履請也

己巳鎮江軍節度使知河南府韓絳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絳陛見面諭以河北水災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時河决小吴未復議者欲為支川傍北都注故道魏人惴恐絳五上疏乞復澶淵故道朝廷為之寢河役此據絳本傳附見當考元祐三年二月己丑馮京言

合參照

户部狀勘會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至今一年有餘逐旋申明條畫頒行訪聞諸處商賈少願市

賣物貨入官本處官吏或不曉法意即不免拘攔障固本部雖屢行約束尚恐未能止絕歲課未集已有侵擾之患兼勘會鎮寨市易抵當已准敕旨更不與置今相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至薄以濟民間緩急可存留外其州縣市易及餘處抵當一切可皆省罷從之仍詔抵當如敢抑勒依給納常平錢物法五月八日可考此據法冊舊録戸部言諸路州軍抵當可以省罷從之抑勒仍依給納常平錢物法新録詔諸路州軍抵當取息至薄民間緩急頼之可以存留其中市易並罷如抑勒依給納常平錢物法從戸部請也二録並脱誤不可曉今以法冊全文增

入政目云詔罷州縣市易縣鎮抵當玉牒云詔罷諸路州軍市易抵當玉牒又誤也抵當元不罷但罷市易耳

又詔給散青苗錢不許抑勒仍不立定額此據九月末王巖叟疏又明年閏二月司馬光疏增修然政目亦不載此更須考詳恐合削

禮部言皇太妃生日節序物色其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翰林學士給舍禮部太常寺同詳定以聞舊錄云先是詔依皇后禮儀者以為帝母其禮當崇於后既而以為過厚有司覲望故損之新錄辨曰后妃之制固自不同况宣仁臨朝欽聖在位則皇太妃儀物不得不稍損避兩宫也謂之覲望非也自先是詔依至故損之三十二字並刪去

太皇太后聖節紫衣師號度牒依元豐五年例共二百道皇

太后紫衣師號五十道度牒五十道皇太妃紫衣師號二十道度牒二十道政目初八日事　詔知瀘州王光祖先次放罷令梓州路轉運司劾治以言者論光祖苛暴不公下監司詢究得實故也呂陶奏議可考　詔大官令為正九品月

庚午右屯衛將軍高遵裕卒贈永州防禦使遵裕傳辨誣已見三

壬申詔諸將副押隊訓練官非教閱事有違法者許本州長吏覺察監司點檢

癸酉詔朝奉大夫錢曜宣德郎御史臺主簿俞勤並為都水監丞自今並中書省差　朝請大夫提舉玉隆觀張頡為直龍圖閣知鳳翔府　詔官司事有疑惑而應申請者上尚書本部已申而不報申尚書省或樞密院又不報奏聞即干急速聽先奏後申　刑部侍郎楊汲為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皇城使高州刺史王澤副之朝請大夫戶部郎中韓宗道為皇帝賀遼主生辰使崇儀使嘉州刺史帶御器械劉承緒副之光禄卿呂嘉

問為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左藏庫使劉永淵副之
朝請郎衛尉少卿陳侗為皇帝賀遼主正旦使西京左
藏庫使高遵治副之　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竊惟王者
所以治天下惟在法令凡殺人者死自有刑法以来百
世莫之改若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堯舜不能以
致治也近見刑部奏鈔泰寧軍勘到保正家人姜齊見
本都代名大保長張存捽著百姓孫遇其孫遇捽著衣
責罵子張存道此人稱是東嶽急脚子胡亂打人不伏

收領齊捽孫遇褫衣打二三十拳解擘放却袁貴齊與
存捽倒孫遇齊行拳踢打孫遇身死齊發心共張存挺
縛袁貴虛做打殺元相爭人申解赴縣替得償命其袁
貴到縣不肯虛招齊蒙枷項隅勘方具實招通又懷州
勘到百姓魏簡與郭興爭賭錢拽倒郭興其父郭昇拽
著簡使頭撞簡簡為本人年老便道你共我不是抵對
休拽著我待推搭郭昇圖放却簡用力去郭昇咽喉上
搭一搭其人當下倒地身死又耀州勘到百姓張志松

為再從弟張小六寃執呪罵責兄弟男女值志松乘酒嗔恨張小六因此行拳打張小六當時身死上件三人於條皆合處死本州並作情理可憫奏裁耀州仍稱張志松本無殺意刑部一切檢例擬特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斷本所牢城竊詳孫遇不合詐稱東嶽急腳子胡亂打人雖是罪人然罪不至死其姜齊等既辭擘放衣貴即合申送赴官依法施行其孫遇别更不曾拒捍及走兼已就拘執豈可更捽倒毆擊直至於死又更誣執

被苦人袁貴作殺人賊欲令替已償命如此情理有何可憫其魏簡為郭昇年老不欲相打却用力去本人咽喉上一搯至死豈不更甚於毆打又張志松只為張小六寃執呪駡事理至輕遂毆本人致死並是鬬殺於情理皆無可憫凡人忿忿相爭迭相毆擊其意豈皆在於殺但一人於辜限内死則彼一人須當償命況此三人皆即時毆殺當死無疑止是遂州避見失入罪名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命

若因循不改為弊甚大所以然者從來律令敕式有該說不盡之事有司無以處決引例行之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貸與否承例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律條更無所用也於殺人者雖荷寛恩其被殺者何所告訴非所以禁制凶暴保安良善也欲乞令後應諸州所奏大辟罪人並委大理寺依法定斷如情理無可憫其刑名無疑慮即仰刑部退回本州令依法施行如委實有可憫及疑慮即仰

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黄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令門下省省審如所擬委得允當則用繳狀進入施行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仰門下省駮奏乞行取勘庶使畫一之法不致隳壞凶暴之人有所畏憚其姜齊等緣係未立法以前今欲先次進入詔從光請實録書此事云門下省言應諸州奏大辟情理可憫及疑慮委刑部於奏鈔後聲說門下省省審否則大理寺退回令依法定斷有不當及用例破條者門下省駮奏以刑部奏泰寧軍姜齊等鈔不應奏裁故也今取司馬光疏備載庶詳見本末七月甲寅并明年閏二月壬辰丙午可考

乙亥供奉官王英子舜臣稷臣並為三班借職仍賻其家以河東經畧司言西賊冠葭蘆寨英戰死故也（五月末英戰死）

丙子月有食之既

丁丑戶部郎中韓宗道為太常少卿司門郎中韓宗古為光祿少卿吏部員外郎呂希績為少監並避親也（九月十四日）

戶部言見準朝旨修完諸路役書具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

到事理修入所有免役額錢逐處支用外自来約留寛剰各不過二分係是準備非泛閣放及增添役人雇直等使用今来申到帳狀立定支用窠名其所留寛剰内有及三四分以上去處合行裁減立定分數今相度欲乞將諸路敷出役錢元額於役書内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寛剰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来不及二分處即依舊所貴稍寛民力從之實録刪修云戸部言詔修諸路役書請敷出役錢除元立定數外所留寛剰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其自来不及二分處即依舊從之今仍用本文　陝西

轉運司奏鄜延路會定歲八十三萬貫如遇年饑非次添屯即不在數政目據此詔給戸部右曹錢六十萬貫充鄜延路邊糴　詔貢院官死於火翟曼陳之方馬希孟各與一子官仍賜錢十萬

戊寅詔今後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記室參軍第二任知州理提刑資序第四任知州理諸路轉運使資序以王府侍講虞太熙外補揚王顥荆王頵列疏請留乞與理提刑資序故有是命　詔陜西河東逐路經畧司嚴

戒將佐等募人體探賊中事實遠斥堠嚴守備不得輕戰常須謹重及不得張皇勞擾以逐路經畧司言探報西賊點兵慮諸路或弛邊備也

癸未諫議大夫孫覺言乞依天禧元年手詔言事勘會官制事目格字左右諫議大夫左右補闕拾遺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詔依此申明行下此據新舊兩録仍以密疏刪修按覺有劄子云九月始供諫職恐此

時元未有所獻納也或移附九月更詳之覺又言謚法當責任有司人主不可自親其文應乞賜者宜一切不許從之此亦以密疏增入

詔蕃官尚移贈皇城使高州團練使録其子及女夫官仍賻賜有差以河東經畧司言入界遇賊死之故也

乙酉詔太皇太后特送遼國生辰禮物令御藥院依章獻太后與北朝皇太后禮物數排辦内冠朶纏以金玉腰帶水晶鞍轡以玉鞋襪以靴代之

門下中書後省言詔詳定三省吏禄并增給請釐為一法除今來所定

并舊勞績以時添料錢自隨身分并時服官馬合依舊外其應外取撥到并額内人並從今來新定則例其兼領因事别給并舊來請受並罷即應權若領兩房職名同惟許從一多給從之　禮部郎中林希為祕書少監朝散大夫周尹為主客郎中吏部郎中曽肇張汝賢並為右司郎中政目二十四日又書盛次仲通判雄州二録並不書當考

丁亥詔入内都都知張茂則宿衛宫省更歴四朝清謹忠勤宜在褒勸以其子左藏庫副使巽為西上閤門副

使　會校牧馬利害所言會校到提舉制置牧馬司元
奏置孳生監每年約生駒五分自置監至今收駒不滿
一分四厘二年間死損馬已過五分并轉送又及一分
已上較之所收自不足以償死損之數會校委見害多
利少諸府界新置牧馬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並
罷應合分撥措置事件令兵部條畫以聞見在馬已經
配放并未離母駒撥與同州沙苑監未經配放已離母
駒撥與太僕寺令逐路保甲司指揮保甲更不教騎借

到户馬并私馬並給還主支到官馬均配諸軍填闕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樞密都承旨張誠一罰銅二十斤差知潞州崇儀副使温從吉降一官從吉始建議創置孳生馬監者也曹誦六月十二日建議乞會校二月十五日遣官按行陝西河東路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依義勇法冬教三月每月赴縣教閲五都保以上分四番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罷令保即先從多教周而復始仍降畫一處分府界三路已罷團教其提舉錢糧官司並罷撥與教閲司兼

領皆自来年正月一日施行據樞密院時政記此指揮實在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舊録乃係之七月六日戊戌新録因舊録蓋考究不詳也今依時政記於本月日特書又御集八月二十四日有指揮自来年後保甲止冬教令三省樞密早施行蓋二十四日指揮二十六日方行出也新録因舊録於丁亥日書云罷府界新置牧馬監并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崇儀副使温從吉降一官提舉牧馬司樞密都承旨張誠一罰銅二十斤初樞密副都承旨曹誦言朝廷用從吉法置孳生馬監駒少而死損多請委官比較至是稽考如誦言故罷之仍有是責誠一罷樞密都承旨知潞州詔逐路保甲罷教騎其借户馬及私馬並歸主官馬以配諸軍既刪取不詳又將四番教閲及罷錢糧官移入七月戊戌大抵舊録於元祐改法事都抹殺不肯分明書入新録不應因之今已别修如上仍附注此

殿中侍御史黄降奏伏見

昭宣使宋用臣營繕私第及別治園池亭館而臣領點
檢水磨所見用臣偷盜官園蓮藕等並虧價買物累贓
不少又聞取洛口金泉法酒鬻賣入已勘會用臣所總
局分尚有不係廢罷去處未經勾考欲乞朝廷詳酌並
委官取索點磨有無欺弊并檢會前後所奏付有司檢
校根究施行詔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
所所管不係廢罷去處並仰黄降等依廢罷物貨場已
得指揮取索點磨聞奏餘候山陵祔廟了日取旨八月察疏

事今附此

已丑門下省言中書省申明諫議司諫正言合通為一法凡有所見並許論奏欲送中書省申明行下從之

貴妃苗氏乞罷冊命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劉庠加樞密直學士政目云特除　司馬光言臣聞舜明四目達四聰王者視四海之內皆如戶庭閨闥之間皆如指掌然後能治天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四海之廣大閭閻之微隱未嘗身親

而目覩也非采聽臣民之言雖以天縱睿智之性何由知之陛下近詔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仍降出令臣與執政看詳其第一次降出者三十卷臣謹與諸執政選擇其中除無取及冗長之辭外其可取者已用黄紙簽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簽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嚮者執政請聽臣僚上殿陛下謙退以為國家

政事多未習知臣僚欲言事者自有章疏何必上殿今臣民章疏舉集於前若陛下不勤加省覽則朝政闕失民間疾苦何由上聞國家政事無時而習知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復簽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夫為政在順民心民之所欲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則何患號令不行民心不附國家不安名譽不榮哉惟在陛下斷志而力行之耳　光又言臣伏覩近降農民許疾苦實封狀王嚞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許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

俳諧共以農為喔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

故也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辛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

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
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雖其文辭鄙
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惟太
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
益聖德惟於民間情僞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
為始矣光集載此劄子在八月十二日後今附月末　是月神宗第十子越
王偲生會要　詔繁劇去處重法地分吏部所用知州通
判知縣并在京庫務寺監丞闕六十餘處並歸中書取

旨選差元祐元年閏二月末呂陶疏云元豐八年八月內執政以此為詞收占吏部闕今附見月末須

別考詳

增修

九月乙未三省樞密院言該配合從開封府及軍馬司斷遣者並依法配行無軍名者五百里以上並配牢城鄰州本州並配本城強盜或三犯竊盜因盜配軍後再犯罪若謀殺并以刃故傷人放火強姦或人力姦主已成造蓄蠱毒及教令人并傳習妖教故沉有人居止舟船拒捕以上於法合配者并諸軍犯階級及逃亡應配

千里以上並依法配行内無軍額五百里以上配牢城鄰州或本州配本城已係本城配牢城已係牢城配重役從之此即十月八日已巳所書詔改新配法也舊録既於九月四日乙未詳書之又於十月八日已巳特書并著黄履有言新録因之蓋考之不詳耳今并入此仍取黄巖叟所言附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神宗以流人離去鄉邑或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失教習有往來勞費故放古犯罪應流者加决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於是中丞黄履有言故令應配者悉配行如舊法仍委長吏無下所降敕履言當考尋全章編入新録削去仍

委長吏無下所降敕政目七月二十二日詔開封盜合配者依舊條餘令立法此合參考

監察御史王巖叟亦言竊見諸州自行就配法以來民間多苦凶徒騷擾之患緣其人皆是狃於為惡無所畏憚不復自新之人平昔流之遠方猶或逃歸以肆凶虐今既不離本鄉更無限隔足以遂其為惡之志恣其報怨之心使被苦與告捕之家常憂讐害一鄉上下不獲安居若日月益久其徒轉盛愈恐易於結集為患更深伏望朝廷採察罷就配法以為羣凶之戒以為良民之福

尚書

省言汴河堤岸司所管房廊水磨茶場及京城所所管房廊歳入錢數除代還免行錢指定合支數外並充户部左曹年計支用按在京諸色行户摠六千四百有奇免輸差官中祗應一年共出緡錢四萬三千三百有奇數内約支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充和雇諸色行人祗應等錢外餘一萬六千四百有奇榷貨務送納準備户部取撥充還支過吏禄錢其在京免行錢盡行放罷自來以免行錢充吏禄及食料錢等並以所撥汴河堤岸司

及京城所房廊錢内給其諸色行人自来差付官中袛應人數下開封府並依舊條從之政目九月十四日云在京諸行共六千四百餘户免輪應一年共出錢四萬三千餘貫内二萬六千餘貫雇人袛應外一萬六千餘貫納官並罷即此月四日所行也　中書省言在京免行錢既與放免并汴河堤岸司京城所房廊並撥隷户部左曹及嵗收課利除代還免行錢吏禄外餘並充本曹年計所有水磨茶場乞令左曹疾速措置經久利害以聞從之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罷水磨茶場六月三日九月四日可考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

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盖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来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

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朞而服之

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朝廷典禮時勢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恊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

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舊録云是時祖禹首建此議而執政有主之者人以為違

戾故禮部有請新録辨曰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故請羣臣為三年之喪記曰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此禮經也韓忠彦謂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故不果行執政謂司馬光也自是時至有

請二十五字俱删去按祖禹集自注此一疏云六月七日上及第二疏以七月九日上

丁酉門下侍郎司馬光奏竊慮差臣都亭驛押賜北使御筵為名犯北朝諱乞免差從之密記六日

戊戌戸部言見修諸路役書將敷出役錢額於役書内立定合用錢數外所留寛剩不得過二分餘行減放縁

兩浙淮南東路役法先已修定頒行其見今合用數外如有寛剩役錢二分已上去處亦合減放欲乞申明行下若候逐路了當方行減放竊慮後時今欲乞下逐路委當職官親按所供役書帳狀將經久合用錢上量留寛剩役錢不得過二分其合依今降朝旨減放錢數即以鄉村坊郭所出錢均定合減之類體量人户自來出錢輕重從下等減放仍先具合減放錢數申本部點檢即不候造簿並聽先次指揮減放施行兩浙淮南東路

準此從之

庚子工部郎中梁燾為吏部郎中戸部郎中李周為職方郎中太常博士林旦為工部員外郎

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蜀日久西南生民疾苦利害或新法有於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未到闕閤宜先以所見條析入急遞奏来於入内内侍省投進無有所隱

壬寅遼國弔慰太皇太后使長寧軍節度使耶律仲副使太常少卿充乾文閣直學士呂順浩等見於大行皇

帝神座前行祭奠禮畢皇帝御紫宸殿引見仲等

乙巳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韓宗道為太僕少卿光禄少

卿韓宗古為少府少監　先是御史中丞黄履言臣伏

聞朝旨以韓宗道宗古是右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

戸部郎中為太常少卿宗古自司馬郎中為光禄少卿

又以吕希績是左丞吕公著之子故自吏部員外郎為

少府少監臣伏思太常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

事歷古及今號為清職宗道雖有吏能且無文學超次

授之既為非稱而又本朝故事凡緣宰執避親多以本等少降處之如中書舍人避親為待制之類未聞假以優遷使竊幸焉兼希績與宗道宗古同為避親在希績則降之本班之末在宗道則升二班在宗古則升一班尤為未允　又言竊見韓縝自領中書以来曾未數月朝廷差除及縝姻戚者屢矣若使執政自此皆援縝例以幸子姪則是朝廷為官擇人之清職止為大臣子姪避親階寵之地兼聞韓宗道宗古於臣彈奏次日各急

赴本寺禮上士論籍籍以為縝合令俟命不合遽令禮上縝之所為審至於此尤為可鄙於是太皇太后親諭執政而有是命希績亦出知潁州自是遂詔三省合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同進擬不專屬中書呂公著七月戊戌先論列

及是乃有此詔然訖不知果是何月日也三省同進擬緣韓縝差宗道宗古為太常光禄少卿御史有言故改法此據蘓轍元祐元年閏二月六日劾韓縝疏元年正月末劉摯劾蔡確云中書二年不將差除與三省合奏及身遷門下陰使言者申請招權營私其當去四也按呂公著八年七月入朝便有此申請不緣確意不知確復使何人申請又據蘓轍劾韓縝則政坐責差除宗道宗古黄履有言因改法耳或劉摯并以此攻履也徽宗

實録黃履傳乃以三省同進呈事為哲宗未即位以前誤也宗古明年四月十四日改職方郎中

太常少卿韓宗道等言奉敕差充皇帝賀北朝生辰國信使副所有沿路過界未經山陵祔廟禮畢應干禮儀服飾等伏乞下有司裁定詔如到界首北朝接伴須要吉服聽樂仰再三辭免若堅不聽從亦許依嘉祐八年賀北朝生辰使李受等過界在仁宗喪制體例權改吉服聽樂密記十四日

資政殿學士韓維奏錢幣闌出邊關則足以資敵國舊法為禁甚嚴今每貫稅錢五十文恣聽

其出中國臣請復禁如舊法詔依嘉祐編敕施行其熙寧申明敕更不施行仍令河北沿邊安撫司契勘自删定嘉祐編敕後來沿邊如何施行今來却行禁絶有無合隨宜措置事件仰具事理聞奏密疏有此須求韓維元奏增入政目十四日罷放錢出中國即此事也

己酉于闐國遣使入貢　朝奉郎祕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摯言竊惟陛下即阼臨政之始其所先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説盖聖人以一心御

萬事而無遺慮以一視周四海而無遺照非能身親而目得之也為能咨諏訪逮致人之言開闢其塗使無壅蔽上之公卿大夫有百執事下之雖工瞽執技之賤芻蕘負薪之鄙皆得輸意自竭雜然至前而聽吾之所擇惟懼乎言者之不能多也祖宗以来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有言之責臣今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兩殿中法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於察治官

司公事文書之稽違者而不與於言則是在朝廷以言為官而任其責者裁此五人而已天下之大臣工之衆權强之漸朋比之萌民之休戚政之利病其於獻納伺察仍恐耳目之未廣事或有不得盡聞於聖聽者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開衆正集羣策者也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案目不廢如故所貴共盡忠力交輔聖政　朝奉郎蘇軾為禮部郎中邢恕家傳云先是吕公著欲復引恕為中書舍人然與恕素厚衆所共知

不欲專自己發孫固時在門下乃公著所援進因召固至閤子中囑令開端公著從而贊之諸公無他言獨劉摯云邢到河陽亦未久且除集撰作帥如何諸公皆不答遂罷是時宣仁已有召恕之意公論亦以恕當還朝摯不能奪衆意故姑欲以集撰塞之因其子韓過河陽即令告恕本末摯於恕初亦相親特以蔡確故乃見疎忌恕始為起居舍人日因見諸公請先用摯閒之者云和叔此舉鬼神也須伏及三省初合蔡確第一筆除摯侍御史蘇軾禮部郎中問恕曰以此二人破題如何恕猶戲答確云所謂德動天鑒祥開日華也恕意取唐李程日五色賦破題如此遂冠多士古今傳誦耳蓋摯元祐初任言責確猶在相位與黃巖叟排擊不已司馬光深不以為然時傅堯俞為祕書監溫公即囑令諫摯止之且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形迹摯既已奏疏即答堯俞云已做到這裏如何住得傅亦以告恕也方確之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嘗為恕言欲假蔡以節旄處

之北門或頴昌矣蔡初既力引光已而同在門下相得甚驩章惇則自任語快常以光為鈍不是持正見容豈可處也時京師知事者皆聞此語恕家傳固妄也姑存之使後世有考焉　承議郎龍圖閣直學士蔡卞為太皇太后回謝遼國使客省使沂州防禦使曹評副之中書舍人范百禄為皇帝回謝遼國使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士敦後以疾辭左藏庫副使知冀州劉惟清代之惟清代士敦在十月癸未今并書

詔自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合取會文字依舊直下所屬取索詔中書省增置録事二人元祐元年二月六日詔當考

禮部言大行皇帝神主祔廟畢其時享并明堂祀上帝配座欲依故事下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禮官詳定以聞從之　樞密院言提舉出糶在京封樁斛㪷所自元豐三年四月開場糶賣至今見在斛㪷一百七萬七千七百四十三碩草三十四萬五千四百束詔在京封樁闕額禁軍并銷廢捧日等六指揮糧草權住糶賣及令司農寺於倉場通融認數樁管不得指定界分仍依舊供具帳狀以備朝廷變易支用元豐三年四月不見糶賣場事始

樞密院言昨令國信使蒲中行等計會北朝依嘉祐年北朝皇太后賀仁宗皇帝生辰正旦使人傳達禮意皆自北朝皇帝轉達今來北朝弔慰太皇太后其使人傳達却係北朝皇帝專致傳語使人見日回問則并當專為傳宣問北朝皇帝聖體非故事當改正欲令送伴北朝弔慰使副婉順説諭使人悉依嘉祐年例從之

詔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及成都府利州路買馬司並令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榷茶公事陸師閔兼提舉

仍就用茶償隨宜增減價直相度穩便置場去處計置
博買候及一年具買馬實數奏聞應有合措置事件令
詳具畫一聞奏所有先降陝西監牧事撥令陝西路轉
運司管勾指揮及陝西買馬撥隸經制熙河蘭會路邊
防財用司并成都府利州路買馬指揮並更不施行此據
法冊增入
庚戌廢徐州寶豐下監五月末已罷鼓鑄九月十九日遂廢監實録既於此書罷寶豐
下監又於十月十二日甲戌書罷鼓鑄以轉運司言闕
銅而官吏虛糜廩給也蓋失先後之序今別修仍削去

十月甲戌所書罷鼓鑄寀疏九月事檢會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奏𢾗寶豐下監鑄折二大錢令相度利害訪聞本路鐵炭短闕上下勞費欲乞並權令住罷除見在物料依舊外其餘料在民間買納之物各未得拘催並候純粹相度了當別聽朝旨其廢罷寶豐下監應合行事件令轉運司措置施行訖奏此蓋純粹未到京東時指揮純粹既到即廢監也

甲寅尚書省言御史中丞黃履奏本臺察案檢察官司稽違其勾朱架閣簿書違式之類係事理輕小者欲止從本臺牒官司改正仍不理為官吏功過殿最已依所乞所有被察官司除官員依法減等無罪外其人吏自

合隨事上簿理為過犯歲終比較從之

戊午詔京東西路保馬數未足者更不收據見管數令逐戶依舊主養別聽朝旨政目云京東西保馬未足數罷買　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曰巖叟上疏不得其時今以疏語斟酌附九月末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親一家之事知而不言非孝也言而不盡亦非孝也有人於此為姦言詭說陰蔽善謀以欺其親而幸利焉而其親未之察則當告乎勿告乎孝子不忍以此心事親忠臣不忍以此心事君臣雖愚竊慕

孝子之心以為事君之法臣昨在外方聞皇帝陛下即政之始太皇太后陛下垂簾之初内批廢罷京師民情不便十餘事及屏黜宋用臣等數人中外喧呼交相慶快又恊天下之望登用忠賢以輔大政人皆謂積年之弊指日可除而七月於今未聞勇决猶鬱天下之望何也蓋忠賢少而姦邪衆陰為朋黨沮隔於其中耳臣誠惜陛下有哀矜庶物之心有愛育羣生之意四方疾苦又盡知之而未得曠然以發於天下也姦朋邪黨既已

辜負聖君於前日又欲欺惑陛下於此時臣竊痛心彼見四方之人密封交進以訴疾苦於陛下則亦自知為朝廷謀者不忠矣其心顛沛惟恐陛下有所更張葢其事既窮則其過自顯而其身難立不得不多方以自為計也固有與忠賢佯為相親而心實忌惡之以伺其倦厭者有明肆悖戾以侵侮忠賢而欲撓之使去者有嘿嘿不言是非兩可而苟容於其間者大要皆欲以自固其權自葢其惡爾故議者曰姦邪不易去忠賢不易留

治亂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間爾此陛下知孤忠之難立則特力以主之可也知羣邪之難却則盡意以圖之可也先民之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在下之人則皆知其人為忠賢其人為姦邪而不知朝廷之上宮闈之中能種種而知乎以陛下之聰明宜無不知然臣私憂姦計密行羣邪浸長則陛下之仁心無復得施左右之忠賢無復能立朝廷之公議無復可伸四海之生靈無復受福天下之勢危矣此臣所以寤寐反側而為陛下

憂之也今民之大害不過三五事而已儻陛下如聽政之初直從中批出指揮令罷其事則姦心自沮而陛下之聖澤行矣臣昨在河北為知縣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親見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汎汎而知之也如青苗實困民之本須盡罷之百姓乃蘇而近日指揮但令斂散不立額而已八月八日指揮則所以困民之本十分之八九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役錢天下億兆之家所共苦也須如舊來復行差法民乃便安而近日指揮但令

減寬剩錢而已八月十六日指揮則億兆之家所共苦者十分之七八猶在此必陛下不知也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揮雖止令冬教然尚存官司七月六日指揮則所以為保甲之害者十分之六七猶在必陛下不知也此姦邪遂非飾過而巧辭彊辯以欺惑聖聽將至深之弊略示更張以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為國家去大害復大利以便百姓為太平長久之策者也此忠義

之良心所以猶抑而姦邪之素計所以尚存也天下識者皆言陛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豈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之大體無事陛下高枕而臥矣貼黃稱如執論者以青苗免役遽罷之恐國用不足則乞陛下問以治平嘉祐之前國用何以不闕顧令講究而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閔思誠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豐八年冬十月甲子夏國遣奇朗威明濟勒阿克尼張聿正進助山陵馬一百匹

已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馬宜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此據政目八日事今特書之詔緣邊禁樂除民

庶軍營已有吉外餘並俟三年初太常寺以治平四年禁樂故事緣邊臣僚止百日詔俟祔廟畢弗禁至是雄州言故事送迎北使及掮設北界取銀絹人皆不作樂故復有是詔

命輔臣詣寺觀謝晴舊錄云詔改新配法初神宗以流人離去鄉邑或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失教習有往來勞費故倣古犯罪應流者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黄履有言故令應配者悉配行如舊法新錄因之按九月四日乙未所書即此詔也已入九月乙未此可削

庚午臣僚言在京市易帳狀舊申三司勾考官制行分

屬户部左曹元豐七年内外市易右曹總其政令改隸太府其帳當歸右曹從之

辛未忻國長公主卒年四歲神宗第八女也與上同母改贈鄧國特輟視朝三日

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摯言在九月十八日

甲戌詔已廢徐州寶豐監令户部速具諸監可裁減者以聞實錄云詔徐州寶豐監罷鼓鑄以本路轉運司言闕銅而官吏糜廩給比㨿范純粹奏議五月末已

罷鼓鑄實錄又於九月十九日書罷寶豐下監矣不應十月十二日方罷鼓鑄實錄蓋誤也今改之十二月十四日又罷增置十四監

丙子左藏庫副使趙懷義西頭供奉官策木多西京左藏庫務卜鳶齊各加恩轉兩官賞蘭州渡河進討之功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以閒初中旨除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為左諫議大夫朝請郎知虔州唐淑問為左司諫朝奉郎朱光庭為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為右司諫正

字范祖禹為右正言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外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舉然後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從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寖啟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為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臺諫官皆徙他官今皇帝幼

沖太皇太后同聽萬幾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為例引親戚及所舉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舉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改為天章閣待制祖禹為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兼侍講（純仁待制即丁丑十六日祖禹為著作十七日純仁兼侍講乃二十五日今并書之）

純仁在慶州屢言

邊事其初言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
探得賊中事宜漸却添屯兵馬必是發情疑阻却欲别
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陜西生靈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
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下好生之德
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賜
爾臣嘗讀後漢光武報臧宫馬武詔書良有深誡臣恐
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採擇又言昔孟子謂以大
事小可以保天下光武之詔其旨亦同皆古聖賢至當

之論前漢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及五代景延廣稱晉有横磨大劒十萬口此皆前代武夫輕妄之言方今庭議之際伏望陛下採至當之論黜輕妄之言以安國家則天下幸甚又言近樞密院降到熙河奏邈川大首領溫錫沁所探事宜言夏國今年大旱人瞧饑餓及涇原路探到事宜亦言夏國為天旱無苗難點人馬臣亦恐西界只似昨來陜西沿邊少雨其傳多有過當如漢詔所謂傳聞嘗多失實是也向來未舉靈武之師

諸處皆言西夏衰弱及至永樂之圍致諸將輕敵敗事此可為近鑒也又言臣近聞夏國累次遣使赴闕禮意恭順外議皆謂漸可罷兵竊知西人頓買漢物數目過多似不為頻來之計臣愚慮或恐分畫地界之際後欲阻兵脅盟臣已指揮沿邊諸將寨柵常為意外之備更望朝廷戒敕邊臣不得少有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候將來畫定地界納到誓書抽減未晚蓋朝廷舉動夷夏所瞻固宜謹重及臣所奏請邊防利害并舉辟官屬

亦望不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免用常格阻礙臨時闕事萬一落賊姦便上貽宵旰之憂則臣不早陳述之罪萬死難贖矣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舊錄云非先帝官制也新錄云既云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事始於此則非先帝官制可見今去非先帝官制也六字按呂公著及劉摯實先後建白今明著其所以然政目云監察兼言事止四員殿中兼察事止二員　前京東路轉運使吳居厚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副使呂孝廉添差監郴州茶鹽酒稅以御史言其苛刻故也五月十二日取勘政目云並坐違法掊刻以希進用

朝散大夫傅堯俞為祕書監六月末司馬光薦

承議郎集賢校理顧臨為朝奉郎吏部郎中　詔夏國遣使進奉其以新歷賜之　詔罷義倉其已納數遇歉歲以充賑濟

己夘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依守尚書例給俸廪以維先帝宫臣也政目云支尚書職錢米麥宫觀侍讀錢不支又十一月十六日御史劉拯言其不當實錄不書

正字范祖禹為著作佐郎承議郎孔文仲為校書郎陝西轉運副使葉康直李察並遷一官再任

政目朝散大夫賈青提舉太平觀通議大夫天章閣待制楚建中通議大夫韓璹並轉官致仕政目權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黃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寔好古子也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孫升云云可考詔比者詔令屢下冀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切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仰悉心奉行監司檢察倘有違戾即御史臺彈奏　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

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曩時朝廷大吏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鋭猋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嘗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

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懐所私葢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恵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陜西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更歴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為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

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寛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茍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别為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摯言因此詔故附詔下 詔内外所造軍器據見在料工製造其餘兵匠歸所屬民工放罷舊錄云天下承平日久戎器不

治先帝鳩工繕修以待不虞至是罷之新錄辯曰熙寧繕修兵器已見神宗實錄不必書於此自天下承平至罷之二十四字並删　于闐國貢奉使為大行皇帝飯僧追福降敕書奬諭　禮部言舉人有永停取應及殿舉未滿未得入學者欲令應舉入學從之　河決大名府小張口

金部員外郎范鍔同河北轉運相度鹽法先是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竊見河北二年以來新行鹽法考覈其文纖悉皆具所以用意於國家收利於公上不為不至然立法之初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民無苦而利可

得臣今觀之大異於此運載之車名爲和雇而郡縣鎮寨或無可雇者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户之擾主司移文則謂之和雇郡縣應辦則其實均科一歲之間或至數四其能勝乎載而至官官自責之勢須準留以備消耗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平日商旅通行隨力大小乘時輦置更遠更僻鹽亦有餘民間不知有闕絶之患今車脚既艱運載不續則又不免有時時無鹽之歎謂之良法固如此乎臣竊度計議之人必曰止罷商

賈之利以歸公家而無所增於民今則在在處處民間鹽價增貴一倍乃是既奪商賈之利又增居民之價以為息爾所以萬口咨嗟以謂不慣日食貴鹽如此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仍聞去城稍遠貧家下户往往不復食鹽至有以鹽比藥之語夫增價於民而收息於官以為異效其誰不能雖十倍之亦無難也顧於百姓何如爾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以來推此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為利而以益於民為利復鹽法如故以為

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貼黄稱慶歷六年嘗有臣

僚擘畫鹽法一歳之間比舊數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

八百餘貫利之所得可謂厚矣仁宗曾不以為意而惻

然發德音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舊至

今耆舊言之往往流涕其敇書刻石於北京今録本上

進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體而行之以益盛德為社

稷無疆之休又稱慶歷六年鹽税歳額止一十九萬餘

緡今若依元豐六年未推行榷法以前歳收鹽税為額

自巳三十三萬餘緡比舊不爲不增矣於是嚴叟又言伏覩朝旨差范諤相度河北轉運使范子竒所奏乞令鹽税收十分税錢事臣昨在河北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榷買而願納倍税者葢出於商賈患榷買之奪其利而巧爲此謀主計者但知能於商賈倍得税緡以爲利不知商賈將於民間復增賣價以爲害也臣近因論河北鹽法榷買不便事嘗錄慶歷六年仁宗勅書繳進意謂得經聖覽不復更有此指揮今既未然理當再

有論列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榷買之法又不從都運司增稅之請直批云朕慮河北軍民陡食貴鹽可且令依舊一言感人淪於骨髓刻之琬琰明若日星方是時計歲所增幾六十萬緡仁宗豈不知為公家之利溥且久耶意以謂藏之官不若藏之民圖於近不若圖於遠故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以為數百萬家無窮之惠歲月雖舊而恩意則新今陛下即位之始正宜復以祖宗一言感悅天下者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夫小利得

之易人心得之難得之難者陛下豈不惜邪借使使者復命以增税為可行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然則如仁宗勑書何勑書之語自河而北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如陛下名義何臣誠知陛下無此心竊計為朝廷議者未之思耳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以怨易恩非忠告也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今日之離心不可失至理在目了無可疑臣乞罷鍔勿遣特以慶歴敕書申諭言者以昭陛下惠愛之心以塞計臣聚斂之意則不

獨河北之人幸甚實天下幸甚實録但書范鍔同河北轉運司相度鹽法不書轉運使范子竒建議乞收十分鹽稅也獨巖叟章有此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河北鹽法悉依舊當是不復從子竒所請豈巖叟此章力歟言之不可已也如是大抵舊録於元祐新政多抹殺不備載新録考之不詳多所因循吏張美意往往不甚别白良可歎也王巖叟朝論云論遣范鍔增河北鹽稅云藏之官不若藏之民益於上不如益於下慶歴六年有人擘劃鹽法歲增五十九萬貫餘仁宗云恐河北之民陡食貴鹽不從今敕書具在願陛下以祖宗為法即位之初正宜收人心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再論增鹽稅不便上云更待商量奏云縱陛下未欲專斷而任大臣共議則願陛下以臣所奏章潛覼大臣之意其間詭辭以護一時之事者可見直辭以救百姓之患者可見幸陛下每出天語以申忠賢之論而主救患之謀亦足沮姦心行聖澤　巖叟

又言臣伏以朝廷知江西湖南鹽法為害之深而民無聊生首遣使以按之陛下惻怛而欲救之之心可謂至矣聞兩路之民北望鼓舞而相語曰幸朝廷知我之苦而念我矣立法以罔上之人將正其罪矣有相與為佛事於通衢以祝頌萬壽者有酌酒於市讙呼以相賀者有焚香於頭炷香於頂煉香於臂以迎使者推此以觀其於望陛下之恩何如哉雖解倒垂無以喻其急也臣竊知使者須明年仲夏乃可復命朝廷若必待使者之

還而後更其法則遠民何負寃轉荼毒間尚此其久邪獨不念艱難之一日非平安之一日也臣恐有不及待陛下之澤而死者矣伏望陛下即降德音先罷其法以俟使者奏書而復議將來之所行則兩路生民雖死無恨元豐六年十二月初委陳思張士澄推行鹽法八年四月丁丑命陳次升察舉五月戊申次升兼領湖南元祐元年二月辛巳蹇周輔等責閏二月壬辰士澄等責巖叟上言不得具時附河北鹽法後

庚辰侍御史劉摯言檢會准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中廳狀封駁房勘會昨舊封

駁司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劄子節文御史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駁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奏續准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封駁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駁司者並令抄錄關報者勘會近准新制撥封駁司歸門下省為封駁房其舊封駁司准朝旨廢罷又准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即不言舊條合與不合行使所有

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為名如以本房緣已隷門下省若以本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公式令即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奉聖旨更不關報臣竊以朝廷謹於出令故使官司更相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駁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事有漏泄法禁不輕誰敢傳者若非門下以時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已行之後此定與下之所

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駮改
司為房又疑内省不可關報外司遂作申稟致有續降
指揮釐革令來惟是勑命已至六曹逐曹已作奉行方
始隨事關報理有未安給事中失於駮正或雖駮而失
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
而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
於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已行不可反汗則是設官而
無補於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凡差除

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駁官依舊於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命未下先事裨補而朝廷亦易於施行貼黃稱封駁司改為房名雖異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不報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六日摯又言比

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祕書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侍御史劉摯言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

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傅之德誼導之訓敎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祖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昊殊爲侍讀馮元孫奭爲侍講惟兹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説經典或讀祖宗故事咸明之政慶澤

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繼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夜之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厚德保護開佑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謹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伏請罷其

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内外兩制以上官内别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説陳天下之義理今古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意於是佃卞皆罷而彦若堯俞有是命陸佃蔡卞罷經筵實録並不書政目十八日垂簾諭講筵將開宜得老成端士趙彦若傅堯俞二人如何陸佃蔡卞年少代之

夏國使呂則依威明伕普等見于延和殿以其母梁氏之喪來告也

詔皇太妃出入肩輿升降于會通門舊録

云妃帝母非禮也新錄辨曰皇太妃出入肩輿升降于會通門恐不可為非禮今去六字

乙酉葬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於永裕陵紹聖二年九月崇寧三年十一月政和三年十一月凡三加尊謚今但舉初葬時　宗洪山集祭神宗皇帝文云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十月六日大行皇帝遷玉坐于裕陵乾坤慘悽而變色臣庶奔走而同悲橋山一封人世萬古具官臣馮某恭聞大事屬在茲辰嚴恩已表於追崇薄奠薦伸於報慕遠通神鑒少述哀辭其辭曰自唐中葉凋喪泉犯生民荼毒禍燼五季祖功宗德開廓天地五聖光華羣生茂遂百三十年蓋古無治天心眷佑帝業增熾恭惟大行皇帝應運挺生寢昌寢明仁遠孝至文昭武成任相不疑隨弊變更憂民至勞度宜經營漢法新美舜官和平思古名將復唐府兵才謀兼資械用必精靈旌所向獷俗以寧威通西域教決南溟金闖六部壁水三舍

法度淵藪文章陶冶寒暑七閏胚渾一化方舉云亭之盛節遠追唐虞之逸駕嗚呼豈謂道高德尊厭世乘雲大寐遽爾九齡徒云内聖慈親重明嗣君俯仰付托始終憂勤丹青之貴訓猶在鍾磬之洪音不聞嗚呼哀哉河洛初霜兮鴈飛緱嵩欲曉兮風悲玉輿停輪金阜啟扉弓劒藏而永閟几席撤而猶疑宫車寂寞以將返仙馭逍遥而不歸嗚呼哀哉守土職縻去國路遥銜恩兮孺慕送往兮魂銷感神遊於泉海徒灑淚於雲霄嗚呼哀哉恭惟尚饗

丙戌詔寺監事干外路應取會催督者聽行下從刑部郎中杜紘請也舊錄云自官制行寺監不治外事惟都水監大理右治獄得移文至是刑部郎中杜紘覲望改易制度援唐制有請從之新錄並削去當考

詔罷方田舊錄云稅從不均久

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戶日困先帝憫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詳悉徭役無偏重之患遽罷之新錄辨曰神宗憫稅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致騷擾至是乃罷非遽也自稅役至遽罷之四十字並删去熙寧五年八月始頒方田條式

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副使沈希顏管勾太平觀侍御史劉摯言希顏於本路妄有興作非法聚斂朝廷既委官究實尚以所按事狀下吏勘劾虛為煩擾乞先賜放黜使他路知戒故有是命舊錄云以詔書言其貪新錄因之今用劉摯奏議增修政目六月十二日令分析七月二十四日體量此云手詔希顏在任掊克

朝散郎直龍圖閣權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范

咰落職知臨江軍咰初乞免應奉山陵戶部不許與戶部更相論奏後乃乞行管認詔御史根究曲直劉摯言咰當黜責也

　容疏御史臺奏准尚書劉子戶部狀准都省送下朝散郎直龍圖閣權提舉府界諸縣鎮范咰奏應奉大行皇帝山陵依治平年故事自板橋至滎陽共七頓應干用度並係在京諸司排辦約用錢草斛㪷三十餘萬舊係三司支降已申戶部乞行支撥臣備員畿內所集財賦粗足充用今來七頓支費欲乞以本司錢物管認應副所有在京合支撥見錢草斛更不煩戶部給降本部勘當府界財賦自前並係三司所掌至熙寧四年內方歸府界提點司支移其治平年自是三司應副元豐三年山陵合係府界應副排辦本司全不依元豐三年故事應副須要本部支降本部再下抄錄三司許支錢物指揮文字又却隱占不肯繳申

前來所奏却稱所集財賦粗足充用更不煩戶部給降即見前後申奏興同伏望特賜施行奉聖旨令御史臺根究曲直所在聞奏本臺看詳今來大行皇帝山陵有司自當循例應辦其府界提點司明見元豐三年已應副錢物自合據當日名色管認排辦施行其提點司前後累稱即無應副過錢物事件理曲奉聖旨范峋落直龍圖閣與知軍差遣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頴奏伏覩詔書許中外臣僚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臣先於六月初四日獻書言政令法度施之未得其宜行之未至於備者其弊有六內一件為免役取民之制未完臣以為使力田之民脫身於公游手之民仰公而食此朝廷立

法之本意故因其産業之多寡輸錢於公公爲募游手之民以用之又使其錢所入不與常賦相雜内之戸部則有左右曹之殊外之監司則有轉運常平官之别此朝廷示大公於天下明其所以取民者特以雇役而不以充國家之常用然臣竊怪耆壯戸長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壯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戸長之役則歸於催税甲頭往日所募之錢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吏許用外其餘一切封樁若以爲耆壯戸長

誠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於百姓均減元額今則
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税甲頭任户
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臣聞
朝廷去歲下四方修完役書今猶未降臣願陛下因其
未降也詔有司以耆壯户長封樁錢一切與民間均減
元額又使寛剩之數其少者仍舊其多者不得過二分
以備編户之逃移水旱之陞降然則朝廷取民皆有藝
極利澤之施莫此為厚伏望特賜詳酌施行蘇息元元

使免困乏詔府界諸路耆長戶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耆長許第三等戶長第四等以上戶應募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府界諸路合支雇錢權於役錢寛剰内支給其餘逐路所樁耆戶長壯丁錢數撥入役錢内一處支用通寛剰並不得過二分有剰即行均減舊録云詔耆長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新録因之舊録又云熈寧初聯比其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

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主戶有行止心力材勇為衆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相保相任古什伍法也至是罷新錄辨曰熙寧保伍之法神宗實錄紀之詳矣不必更載於此既詔耆長壯丁之役皆募充則保正副之罷自明自熙寧至是罷九十四字並刪去按此時保甲固在保正長亦未嘗廢新舊錄皆誤也此據湖州新編元豐至元祐續令修入六月四日獻書言六事姑名當考據元祐密疏乃上官公頴也

丁亥夏國主母殂差使副呂則依威明怏普等詣闕訃告詔送學士院降回詔依嘉祐元年例支賜孝贈及安葬物色遣朝奉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弔慰使仍借供備庫使密記十月二十六日

實録但書杜紘祭奠王有言弔慰

呂大防奏川峽軍人犯法百姓犯盗並申鈐轄司酌情斷配從之又奏川峽官乞並從吏部差授詔吏部相度以聞二事據大防政目增入酌情斷配據密疏則從差官事令吏部相度元年四月十八日又六月二十二日可考

天章閣待制范純仁兼侍講朝議大夫趙瞻為太常少卿開封府推官趙君錫為司勲郎中承議郎呂大忠為工部郎中

己丑詔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李憲依赦勿問特罷内職其因功除授留後告令繳納尚書省以憲奏事不實

不當引常赦不原之例故有是命此段新錄並依舊錄殊未詳盡當考政目云李憲罷內職落留後亦不載事因　樞密院言定州新樂縣民賈澄進狀訴民間疾苦事內保甲每縣差監教官三人廵檢一員三班二人提點及行杖人於一塲保丁五十人處科罰至四十九人仍各臀杖十三只決一邊更留一邊後次廵試科決又弓弩過硬致保丁頻負杖責擬定欲府界三路廵教保甲官并指使如保甲有犯並牒本縣無縣即申州軍行遣所有元降朝㫖許科決指揮更不施

行從之　詔提舉府界三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仍自來年正月一日施行實錄書罷府界三路提舉保甲官諸路以提點刑獄兼領其保甲止冬教三月保甲自十月起教至正月罷見七月六日　樞密院言逐將下公事自來並係將司施行緣知州知縣亦合同行令立條諸將下公事並本處知州同管在縣即知縣同管從之密記二十八日實錄書樞密院言將司公事欲令所在守令同治從之　免故相吳充家見欠買戶絕產錢以其妻李氏自言也　韓維言臣竊見先帝時

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而收其地遂致夏人有辭違失恭順彼國之俗以不報仇怨為恥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似為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自此復開臣恐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常習聞軍旅之事萬一寇兵犯塞邊書狎至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恐

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陜之力彫耗士氣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内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沉謀重望之臣為之統御忠義拳勇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促辦糧餽歷數見在之臣復推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備此任而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絶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

帝以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之禮若及此時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虚語嗣皇賜地之意實為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後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所得愈多所費益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或以為蘭州趨夏人巢穴至近最為形勝自餘亦有要害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陛下若欲再

興師旅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伏望陛下以清靜為心仁惠為政竊恐此事不得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世為婚姻且有脣齒之勢萬一遼國貽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梁氏死秉常復位為辭來請所失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又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遼國之命而恩歸於彼矣不與則是章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

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為有禮義恩信也彼俗之可賤者貪婪暴虐也今操可貴以臨所賤則中國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敵人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豳為鄰國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鄰國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去豳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岐下及他旁

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古公亶父周之先王也敵人所
攻乃古公封國之本地尚不忍殺人父兄而有之其仁
心感人之深故豳人扶老携弱復歸之及他旁國亦多
歸者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武王遂有天下今乃
奪人之地又欲殺人父兄而守之與古公亶父異矣陛
下試計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臣
又聞齊宣王坐堂上有牽牛而過其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孟子以謂是心足以王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臣伏見皇帝嗣位太皇太后陛下稱制以來凡令有不便於民者去之利有可及於衆者與之收進直温之臣罷黜貪殘之吏始自京師以及諸夏歡欣仰戴如慈父母可謂仁之至矣今陛下之恩足以及中國而功不至於外裔真孟子所謂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陛下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王師所得土地還賜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

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鄰敵聞中國之行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人命則其歡欣之聲戴仰之心將有甚於京師與諸夏者矣伏惟陛下監古公之修德推宣王之用心察孟子之至言亮愚臣之忠計濬發誠心斷而行之臣料不獨夏人感悅上天監德助順亦宜福祐無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此皆前代聖王行之已有成效願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吝難保之地耗金帛動甲兵以爭不可知之

勝負而且有後患皆世俗之常談豈足為陛下道哉臣
輒撰成賜夏國詔草一本并以上進貼黄稱臣今所陳
竊恐邊防之機陛下或未盡經聖慮故不避喋喋陳述
或輔臣奏請之際可以仰助睿斷只乞留中作主意施
行又稱臣所陳述極有義理且思當今所宜無出此策
願陛下詳覽而深思之若爭地用兵則向後禍福不可
知矣又稱陛下若濬發誠心以息兵愛民為意自足以
動天感人亦不須待其來請地然後賜之也又稱古人

之所以待要荒但當自計利害而不當與之校也臣竊以為朝廷今日未是用兵勞民之時前代聖王屈己事小非一皆是此意況今自處義理甚高非為屈也又稱臣今所言須及時為之乃可若夏國興兵來犯塞北人貽書為請地則失我機會不可用矣古人修德行仁不計一時利害何則修德行仁之功大世俗所計利害小大小相去如天地之遠也又稱臣今此策蓋以實先帝問罪之意廣陛下行仁之德内慰士民之心外消虜人

之患尚未盡邊防利害竊聞朝廷已召知慶州范純仁

純仁父子世為帥臣熟知北情邊事伏望聖慈更促純

仁入朝面賜詢問庶為詳審其賜夏國主詔草曰向者

神宗皇帝以爾世受封爵為我藩屏而國母與其用事

之臣擅行囚廢故大興師旅以問厥罪比聞國母傾逝

卿復領國事自先帝上仙繼遣人致弔與祭所為恭順

有藩臣禮朕甚嘉之朕受天命統臨萬國効順者褒納

違命者誅絶義無親踈朕嘉卿之復位率職哀爾民之

喪地失業成先皇帝之聖志今以向者王師所得土地還賜爾國御其明諭人民依舊住坐耕作毋蹈後患服我休命並勵忠勤維奏此策不得其時具位稱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按維十月十八日已加資政殿大學士又十六日除范純仁天章閣待制二十五日除侍講維言已召純仁則當在二十五日後既在二十五日後則當稱資政殿大學士疑編錄偶脫大字耳又維草詔稱國母傾逝按秉常來告梁氏之喪乃十月二日則維奏此策必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也附見十月末更考詳　侍御史劉摯言准吏部牒十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淑問除左司諫等事又牒十月二十八日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陸佃等罷侍讀事臣竊睹自來朝制及近降官制格凡差除有中書進擬者有樞密院進擬者有三省樞密院同進者蓋建官分職各有所治法無相參也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者似止於差除帥臣邊鎮大吏内臣近上差遣而已今差諫官罷侍講不委樞密院何為而預也外言籍籍皆以三省容縱密院侵紊政體莫不疑異臣竊謂國家所恃者在綱紀大臣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於下則政無多敗

一有尊移何患不起朝廷今日正當尊强君道謹守祖宗法制嚴臣下之分以消壓權僭之心今廢置官吏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樞密院本非其職踰法出位横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欲望聖慈特降詔旨戒諭三省樞密院臣僚凡以差除擬進者各依自來條制班次取旨所貴正名定業事無侵踰以尊朝廷以正在位貼黄稱臣又慮上

件差除諫官等事曾降聖旨特許樞密院同進借有特
旨乃是聖恩優禮執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
自當引義辭免惜朝廷綱紀以安分守不應乘便冒進
漸恐驟失體制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
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
聞衆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所預於密院
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此況陛下所除數人
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為諫官御史之人惇為大

臣既不能薦賢以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且御批除諫官祖宗以來亦是常事而惇以為陛下不當自除陛下聰明博問能得賢而進之不肖而退之乃是盛德而惇又謂陛下何從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惇之用心不忠可見侵官犯分慢上瀆尊義所不容國有常憲乞行顯黜以嚴臣職以重主威又言臣聞外庭諠然皆言惇之強横不獨侮玩衆人又敢輕易陛下臣當言職既

有所聞不敢不言然此事惟陛下知之如臣言不妄乞付外施行　劉摯又言伏見今月六日神宗皇帝靈駕進發準敕前一日五使三省執政官宿于兩省及幕次竊聞宰相蔡確獨不曾入宿中外莫不疑駭伏以山陵國之大事遷坐發引葬之大節故前夕羣臣宿于内者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禮臣子之心同於攀慕不得安寢于其私也下逮執事奔走之衆誰敢不虔奉期會以共厥事而確位冠百辟身充山陵使正當典領一行職

務而乃於是夜獨不赴宿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謹具彈劾以聞伏望聖斷特賜詳酌施行又言確如曾到禁門遇已鑠閉亦合立具因依奏入別稟處分不當公然便以不宿為是不報此第一疏十二月六日第二疏十二月十四日第三疏十二月十八日第四疏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五疏第六疏第七疏二十七日第八疏二月七日第九疏二月十五日第十疏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靈駕發引在道確為大禮使當與扈從臣僚先後徐行常以妥安神靈為慮而確不務此每靈

駕行輒先馳去數十里之遠以自便安而靈駕一行在後略不顧省為臣不恭莫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冐寵章數上其言甚切此據新傳附見當求本章隨事編入

初蔡確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為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及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為侍制張璪為郎官韓宗文為館職太皇太后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璪中書侍郎璪之

弟宗文臣之姪賞擢非次傳聞中外則是羣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然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此據韓縝新傳不知得之何書邵伯温辨誣云縝素不平蔡確章惇用邢恕姦謀誣罔太母遂於簾前具陳之太皇太后與外廷方知其詳新傳或據此也確初爲山陵使劉摯劾其不恭蓋第一章也山陵事畢確還朝不退言者踵至蓋十一月間其發端則自摯始外廷既知確邪謀而不敢正言之不知何故確先罷縝尚少留當縁發確等姦狀故東朝以爲忠耳更須考詳　先是有僧惠信者經開封府訴僧録司吏受贓違法差僧及無戒牒沙彌等赴福寧殿道場冒受恩澤知府蔡京憑僧録司回申惠信坐妄訴杖膂二十

已而惠信復訴於祠部祠部符大理寺依法施行大理寺累牒開封府取案開封府不報具申都省稱六察舉劾本府不當公事皆須奏禀朝旨上簿或送寺推勘今祠部不問本府如何行遣徑送大理寺非法也乞根究有詔祠部分析祠部言惠信訴僧錄司重祿公人及小師取乞金錢依條受理送大理寺即非舉劾開封府事本府乃以六察舉劾為言殊不類是月詔惠信經祠部所陳文狀更不施行據劉摯奏議更不施行惠信狀乃十月十六日聖旨今附十月末

侍御史劉摯言看詳重祿吏人因事受賕於法許告法之所當告則告之所當受也惠信之訟祠部之行皆是不違于理矣大理以惠信曾有訴於開封故取前案將有所質而開封前此謂惠信為不干己以杖一百坐之矣惠信狀内若雜有干己不干己事則不干己者當坐而干己者當行若狀詞皆不干己則惠信雖坐而僧師受贓於開封為所部犯法猶當舉劾行之故開封自疑不當恐因胥罣所以不肯出前案及引六察舉劾須禀

朝旨謂祠部不當直送大理爲此奏者蓋所以護其失也及朝廷取到祠部分析狀自以依法受狀送所司未嘗及開封府前斷之當否則祠部開封互狀所論明白而事在大理者殊無相妨自當推結今乃因開封妄奏遂罷祠部大理所當治之獄則臣所未喻也若猶以祠部開封曲直未明故兩罷之在祠部開封則可也而惠信無辜被刑何其不幸吏受贓得免獨何幸耶吏受贓已告僧告之或誣而皆不治廢法也許之告許之受而

不行廢法也有司出入人罪而不問廢法也法者天下公共守在有司雖人主不得而私之也今此指揮若謂出於聖意緣天下之公法陛下豈肯自廢之故臣知其必不然竊慮左右奏事晝旨日失於詳述是非開陳滅裂致有此處分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指揮令大理寺將惠信所告事推究虛實依法施行若祠部開封亦有罪狀伏乞一就勘結以正典憲貼黃稱準國朝詔赦節文或詔令不允並仰舉奏今上件公事雖係已有聖旨緣

理有未盡須至申請内殿道場所用僧數不少皆出入
宫禁而僧司並不選擇又吏人因而受贓輦轂之下敢
冒法禁理無可恕者摯言從違實録不載按明年閏二月中孫升劾蔡京奏稱惠信緣臣
僚論列送大理寺推治僧録司贓狀已明然則朝廷果
從摯言令法官究竟此獄也但不知如何行遣耳明年
正月二十九日摯章可考